

虹

影

著



没有实现的爱才是最稀罕的爱 我是永远无法爱你

所以我到印度来逃避你

阿 难

HongYing:Ananda

知藏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 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难/虹影著. - 修订本. -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4

ISBN 7-5015-3774-7

I. 阿… II. 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22061 号

策 划: 孙莉莉

责任编辑: 孙莉莉

责任校对: 李长英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玛雅未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18302)

<http://www.ecph.com.cn>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数: 173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15-3774-7/I·305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阿难》——修订本说明

虹影

这是我的第五部长篇，在艺术上是我最敝帚自珍的，我仔细安排了多重“不可靠叙述”，读者会发现，连“我”都对自己撒谎隐瞒，因此迷障重重重复重重。语言上则故意求涩，给你一个胡桃，你得用牙齿咬碎它。这本书的艺术上引出的异议最多。

这次修订去掉三万多字，有部分片段重写。胡桃肉更有咬劲，但是我在胡桃壳上先咬出了一些缝：你的牙齿，我的牙齿，我们的胡桃。

这本书一出版，我就想修订。每次心躁性狂时，我就坐下这里那里改两个字，我就仿佛又落到那个天才少年阿难的魔力之中。渐渐地，我心如止水，像第一次在庙里见他，看他静立于释加牟尼身旁。这个阿难熟记着佛典精要，和我们一样容易受诱惑，但终于成为“尊者”，成为“如是我闻”的叙述者。

我小说中的阿难是摇滚歌星，历经劫难，成为“波波”，潇洒而豪富，是我们时代蛋糕上的奶油。他的信仰却只有富了再富，犯罪也在所不惜。但是此刻甚至没有逃跑的欲望，只是想回到无拘束流浪的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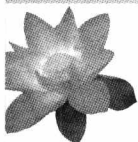
我曾跟随这两个阿难的足迹，走到地之边天之涯，也是那样的不想回过头来。不完美的爱才是最美的爱，没有实现的爱才是最稀罕的爱。我永远无法爱你到完美地步，所以我逃到异国来。看见了吧，太阳出来，越过地平线，你就不在我的眼里了。

重复校对这些句子，我感觉自己依然留在地平线那头，恒河金黄的细沙，一如以往地顺着河水流淌，而夕阳像悬挂在那里，一直没有落下去。

目录

4	第一章
15	第二章
32	第三章
49	第四章
61	第五章
75	第六章
91	第七章
104	第八章
119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47	第十一章
156	第十二章
163	第十三章
174	第十四章
185	第十五章
203	第十六章
215	章外章
236	中国式的后现代小说
238	附录：虹影主要创作年表
244	虹影获奖情况一览表

献给 A



我必须写下遗言，再晚就来不及了。

遗言本身倒是很简单，没有什么不到临终不宜说不便说的秘密：我的死与别人无关，绝对个人的选择。不要任何告别追思，骨灰倒进垃圾箱，千万别撒往什么山河。只需按我开列的几个地址，把此信复印件寄过去。首先，让他们不必再等永远不晚的君子报仇机会，这对他们是个精神解放；同时警告他们，不允许在报刊上写纪念我这个“生前好友”的文字。目前无此忧虑：没有编辑会刊登关于我的消息。我是要他们将来写自传时几个人肯定是会写自传的人物不许冒充我的朋友或敌人，我此生无敌无友。

伪造历史是可耻的。

如此而已。结束。

以下是利用命运多给我的几分钟，写给拆看此遗书的人：我现在心境坦然，如深井之水，没有一点悲伤，当然谈不上疯狂。事实上我非常健康，我的肌体没有丝毫朽败的痕迹，像一枚熟鸡蛋一样净洁，值得爱护。每天一早就起床，每晚洗澡后，半杯红酒一杯牛奶，我一生从未感到如此宁静。

阿难

看此信的人，谢谢你完成写后之读。你会理解我的，即使你这刻不能，今后总有一刻你能。为了保证死无回头，我会给自己一个双重死亡。例如服过量安眠药加上割腕动脉。医院救一头顾不了另一头，但法医会误认是谋杀伪装自杀。为避免无谓纷扰殃及无辜，我现在写下我的死亡剂量。

不，不能写了，黑衣人已经推开虚掩的门，蹑足朝我一步步而来，我感觉得到自己兴奋起来。我听见凶器在铮铮作声。我知道你会抱怨：至少应当给一点解释。没时间了。我得放下笔，转身去拥抱他。

第一章



飞机过了黄河，继续朝西南方向飞，北方单调的哀黄消失了。云层之上，一两个小时全是一样无聊的景致，一成不变的混沌。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喝着咖啡。机舱正在放一部搞笑片，把臭鸭蛋汁涂在郁金香上，当街让路人闻，隐藏的摄像机拍下每个人的怪相。耳机里笑声大震，机舱里却静无一声。邻座戴着耳机却鼾声连连。我早就丢开耳机，拉下窗罩闭目养神，睡意淹上来。

突然，眼睛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撑开，窗缝中切进一剑蓝光。我推上窗罩，外边竟是无边无际一色净蓝，镶嵌在白如喷玉的雪岭间，莽莽苍苍的雪山世界，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强烈的光芒涌上来，这纯蓝纯白，唰地一下撕裂我的视网膜，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我赶快坐直身体，贪婪地扑到玻璃窗边：帕米尔！这就是帕米尔！飞机正在越过世界屋顶，像一条沉默的大鲨鱼，擦靠着怪石嶙峋的海底慢慢巡游。从空中看，那远远的高峰弧线弧形，漫漫无垠，昆仑与兴都库什像两条巨蟒缠结。掠过机翼，昆仑山远远不止2500公里，如一个巨大的军团，悄无声息环绕着整个地球沉沉行进。我往下看，看山与山之间的幽幽深谷，我觉得身体轻轻浮起

来，意识轻得干脆消失了。一刹那间，恍然整个人已经离开飞机，飘在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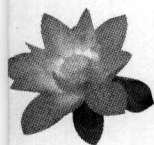
我忽地猛醒，赶快抓住座位把手。难怪世界上那么多人，不管是不是信徒，都热衷于到印度“朝圣”。翻过了这些人寰之外的雪峰，还有什么不是神圣的？难怪苏霏会生拉活扯地要我作此行，她精致的脸此时露出得意的浅笑，说你看你看，明白了吧！

为这一瞬间的灵魂出窍，我得好好感谢她。我打开超薄便携电脑，点开网页，写了一大篇，才想到飞机上不能接送电子信，只好悻悻作罢，放进待送件里。此情此景，最好即刻公诸网上，不然什么时候才有如此飘逸的兴致？我们的生活已经结实甜腻有如一块咖啡色的巧克力。

一个星期前苏霏从香港打来电话，要我写一本印度之行的书。她的要求很模糊：说是可以像传记，也可以是采风片断。

我说什么“传记”？是游记吧！这几年出版界弄出个行走文学热，邀请一批作家黄河抒情，东北三省采风，西藏跋涉。给了脸面请我，我不应该摆架子。但是，写书在我一直是很痛苦的事：我的整个写作生涯，从来没有有什么创造兴奋，如痴如醉地狂书只是别人的福分。我经常像临盆半个月生不下孩子的孕妇：万般难受，还得控制自己，不要发疯。一整天下来只写了几页纸，没有一字满意。端坐在桌前，觉得还不如世界末日降临，让全世界，让我本人，还有这几页烂字，全部在地狱之火中灰飞烟灭。

或许像我这样有终身“笔障”的人，做作家实际上是自己找罪受。灵感如久等不到的情人，精子不游来如何结果？跑到外面去疯，几乎就是承认自己久已绝经。至于与几个从无来往的人合写一



套订做的书，就像参与拍一部“贺年片”，别人没笑，自己已经觉得太贫嘴。

苏霏在电话那端，一声不响听了我一大通不咸不淡的话，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就你一个人去印度，写不出来也没关系。”还没等我说话，又说，“那个地方终会在你手心里热起来，是魔呀！”

我从来没听人约写不出没关系的稿。魔？到佛国找“魔”？我轻轻笑了。

她说：“别只顾笑，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能光顾着写流芳百世的大部头小说，你应当包写专栏，写作就会像走上新轨道的车。得让一叠定货单逼着你。我知道你不信，这次算试验。你一路写，星云网上保持每两天更新连载，香港《每日半月刊》每期刊登，最后成书也是《每日》集团出。”

苏霏是《每日报》执行副主编、星云网的CEO，“图腾影视公司”董事长，在香港算得上媒体顶尖级人物，著名新经济女强人。她一谈实的，我反而仔细听了，倒不是贪利，而是听传媒人谈艺术特别难受：不是说他们谈艺术外行，这些聪明人物比我们文人智商高得多。只是他们一谈艺术，总让人觉得话后有话，听他们谈“条件”，才揣摸得出真心的程度。

苏霏认真地说：“内地出版社一般只出三万人民币预付金，最多也就是五万人民币，我们预付你两万美元作旅费，稿费每次发表都是一字一港币，怎么样？”她又加了一句，“名家嘛！”

“别乱捧了！大牌作家多着呐，为什么我去？”我反问。其实我有点心动，不仅是钱的诱惑，而是苏霏非要我去不可的决心，以及如此高价的抬捧，的确是面子。我不是超凡脱俗之辈，有预付金，有稿费，我得养活自己。我并不清高，也没人稀罕我清高。我

心里明白不可能顶住这个诱惑，嘴上还是不肯应承。

她在电话那端声音变甜润了：“如果阿难在印度，你的‘笔障’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我和苏霏谈话，一说到阿难，气氛马上不同。看来苏霏真急了，不让我讨价还价，就亮出了杀手锏。来得太突然，却让我怔住了。

苏霏猜透我在想什么：“你是傲慢的极点，谁对你不感兴趣，你对谁有兴趣。阿难也是傲慢的别名，只愿见对他傲慢的人。你们俩不想比试比试这劲头？”

我嘴上支支吾吾，心里格啷一响，懂了，原来这姑奶奶是要我去追着采访阿难，难怪她说书可写得像“传记”，我还以为是她口误。

阿难是我十五六年前崇拜的对像，那时青春年少，阿难是“异类第一”的摇滚歌星。闻名中国正当红时，此人突然告别艺坛，去做别的事。

我一直都没有缘分结识这个奇人。自从和苏霏认识成为好朋友后，关于这个人听得实在太多。她自称是阿难“第一迷”，是香港传媒最早到中国采访阿难的人。没有明说的言下之意：她是这位天才的发现者，甚至她是阿难神话的创造人。

我说：“好苏霏，不用再说了。我得盘算一下，看看手中别的事能否让路，半天后给你回答。”

“行。这条电话线给你空着。就等你一句话。”

我再次说：“半天内一定给回答。”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打电话过去了，说我同意去印度，而且第二天就可以出发。



我听见苏霏在那头得意地笑了。

“我知道你是爽快人，和我一样。”她让我第二天上午到机场取了票就走，机票早就定好在我的名字下，回程OPEN头等舱。

这个苏霏，早猜到我不仅会同意，而且会抛开一切，马上就走！我佩服得想马上放下电话，以免她从这根细细的电话线，又揣摸到我的什么心思。但是我必须向她提出一点，关键性的一点：整个旅程，一切用电脑联系，便于文字直接在网上连载。不用手机，免得双方一时贪图方便，放弃了网络文学的特色。

我这么要求当然有我的考虑：我希望有一点独立行动的自由，我不想完全被她拽住缰绳。

苏霏没有想到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她是“网络皇后”，兴趣恐怕被钩起来了：“行，我们来一个创新的‘网上文学旅游跟踪采访录’。但是，每天至少一两次联系。”

“总不能让读者都看到我们的网上传情吧？”我笑起来。

她也乐了：“当然，不会全部公开，要编辑一下。”

“那就好，”我说，“谅你也不敢公开。再见，我去整理行装。”

“别着急。”苏霏好像放下一桩心事，突然来了谈兴，“别放下电话，我们姐妹俩聊聊，我这刻儿正高兴。写历史的小说都缺少冲击我的电波，甚至你的小说，写得不错，但我总觉得差了什么。你可以让一千个亡魂与你的小说一起震荡，可是对我无用。我只听到房外刮风声，看不到房内人暴戾的心。”

“阿难现在在印度做什么？”我不客气地打断她。传媒老板又谈起艺术，而且语言尖刻刁酸，好像存心拿吃文字饭的人开心，不断提醒我世界上最容易不过的是当文人，作家诗人只是图虚名的懒

人而已。

苏霏话锋被我挡开：“这点不重要。”

“你怎么知道阿难在印度？”我紧追不舍。

“猜测而已。”她语气中听不出任何不快，“如果撞上异乡奇遇，岂不是妙事。”

我知道她不愿意深谈。暂时到此为止就可以了。于是我问：

“那么我去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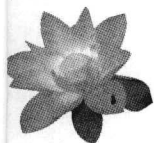
“那儿雌雄孔雀都渴望你，嫉妒的叫声，我在香港听得耳膜痛，你的笔落进万丈地狱也会开出三十六朵莲花。”

我当然明白苏霏的讥讽，真正里手行家才会懂得花刀高招。苏霏击中了我的要害。我已经手撑着下巴，在笔障前痛苦了几个月，不，几乎有一年了。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成了化石，我的写作生涯，也得像我之前的许多作家，尤其是女作家，远远未到更年期，就结断了创作激情。

我当然不相信在异乡会找到我的灵感，只是苏霏——这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强人，她或许是我的催命鬼。看来我不写一本她要的书，封不住她讥讽的舌头！我没有再推却的理由。

所以，今天我飞越帕米尔，实际上是被命运突然抛过来。

虽然我如每个孩子，曾幻想某一天能够到印度去。掐指一算，这梦做在十几年前，还远一点，应该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从书上读到“三魂六魄，早飞到爪哇国”的句子，我实在神往不已。爪哇当过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史记》里印度有个吓人的名字，叫“身毒”。要到印度光是灵魂出窍还不行，还要有追索的韧劲毅力，那是玄奘去的地方。二十五年前，我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时，有



一天读完《西游记》，我在学校的世界地图上找它，怎么也找不到，原来正是我的手按住的一块铬黄色三角，我一松手，它就像一张大地毯神奇地飞落在我的心里。

那时我还是个穷人家的小女儿，整天担忧新学期马上到，我该用什么办法，在家哭闹，还是求灶神爷帮助，才能弄到学费。那个早晨天麻麻亮，我跳出被窝，一溜小跑去排队等菜，拿着的菜票却被风吹掉了，我只好惊惊咋咋地一路顺风找，有了菜票才有菜，没有菜就用酱油泡饭。生活艰辛，日子难过，我忘了远方异国名称，那两个音调神秘的字，就此少了一些魂魄之旅。

后来，一个人离家远走，出门在外，多少辛酸化一纸文字，为生存，从一开始我就违心写一些自己不喜欢的题材。写作成了劳作，枯燥累人。有时自己写的东西自己看了都恶心。那种年月，忘记做梦是当然的。偶尔回想生命里的人和事时，会觉得我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其中有些东西似应有却无，正因模糊而更宝贵。

飞机就像我每天面对的书桌一样平稳！不用敲击电脑，我用大脑写，我最喜欢不记下来的写作，那算得上最冒险的写作。机窗外是皑皑雪原，白得不应当任何笔墨文字玷污，再看那云海，一波一浪拂在我的裙边，已经开始有几分像模像样的温柔。

我一改上飞机前的三分不情愿，开始找理由说服自己：这是我本来就感兴趣的题目。起码这次旅行我并不是为稻粱谋，也并不完全因为苏霏是我的好朋友。她电话里提到的人，正好也是我一直想见的，或许真会在印度。况且，为朋友写作，比仅为谋生写作要愉快得多。

艳妆的空中小姐经过，拿走咖啡杯，留下浓烈的香水味。突然白雪消失了，立刻蓝天也消失了。飞机过了帕米尔，又进入一片云

海之上，想来下面就是印度，那温度，那潮气，已经变成了厚厚的云层。那些平原河流的土地，突然变远，只剩下心里一个罩在迷雾中的国土。我高兴起来，想想吧，我竟然在飞往印度，这个中国人很少去的神秘近邻。

我起身，走动一下，看一看后面机舱，黝黑皮肤的，白皮肤的，就是没有几个黄皮肤的。西方人我无法从外貌瞧出究竟，同胞我眼光一扫就明白：不是商人，就是官员。商人说话大声，衣着看来随意，全是最贵名牌；官员一身西装革履整齐，像用尺子画的，有意莫测高深，沉默为金。尽些人模狗样的干活，不值得看第二眼。我坐回去，或许，我是惟一的旅游者，真正的普通中国人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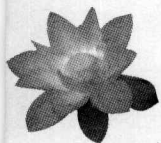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准时到达德里英吉拉甘地机场，机场设施不差，能镀金镀银的地方全晶亮闪闪。地面光滑，两个清洁工跪在地上擦，后面站着一个人，双手抱在胸前，目光炯炯，制服上金穗闪烁。我明白是监工。如此公然摆出阶级分明！不像其他国家，至少遮一点羞。

过海关后，我拖着我的全部行李——一个滑轮行李箱，很快到了出境大厅，有个二十四小时服务的国立银行，在申请签证时拿的旅游资料说，应该在这个机场惟一的银行用美元换些卢比。排队时看见美元兑换卢比率是1:45，我决定先换200美元。

放好所有的甘地头像，刚到出口，好几个男人热情地拥上来，团团围住我：

“女士，我们的车最豪华，最实惠。”

“我们有便宜又舒服的旅馆，包你满意。”



我边说“对不起”，边往外挤。

天已暗下来，早有朋友警告过我：请警察叫出租车才安全。果然，一见我朝十来步远的警察走去，围着我的一伙人很不甘心地散开，嘴里仍嚷嚷，又去拉别的客人的生意。看来我关于此行的家庭作业有用。

出租车把我带到位于城中心詹帕斯路上的帝国旅馆，苏霏给我传来的电子信里说早就订好的。在车里我感到极累，到旅馆后反而兴奋：房间干净宽敞，床太舒服，掀起床罩一看，竟然是绳床，编织结实美观。好像印度最好的手工艺人是做床的。有细纱蚊帐，楼层高，应当没有蚊子，想来是增加浪漫情调。还有冷热空调和热水，满房间仿古的银器、桌子和柜子，包括专供上网的专线，隐在柜子里的电视冰箱传真机，布置得典雅精致，

我坐在床边，很想躺下睡个好觉，可是我不能睡，心里搁着事，得做了才行。飞机上吃了饭，不觉得饿，我取出电脑，插好电话线，添加了一个新德里的因特网连接方式，不到五分钟完成整套程序，就给苏霏发电子信。我告诉她我到了德里，谢谢她为我订的这旅馆。

送出这信，五分钟后我收到苏霏的电子信：我的小姐，请上星云网的“专访对话”室。

我按了一下她信中给的网址，就上去了。

苏霏的中文字打得特别快，好像从她嘴里直接跳上屏幕似的：

“不用谢，旅馆特价一夜300美元，一点小意思！新德里旅馆费由我这儿出。”

为什么让我住这么个五星旅馆？苏霏常说，在香港住什么旅馆